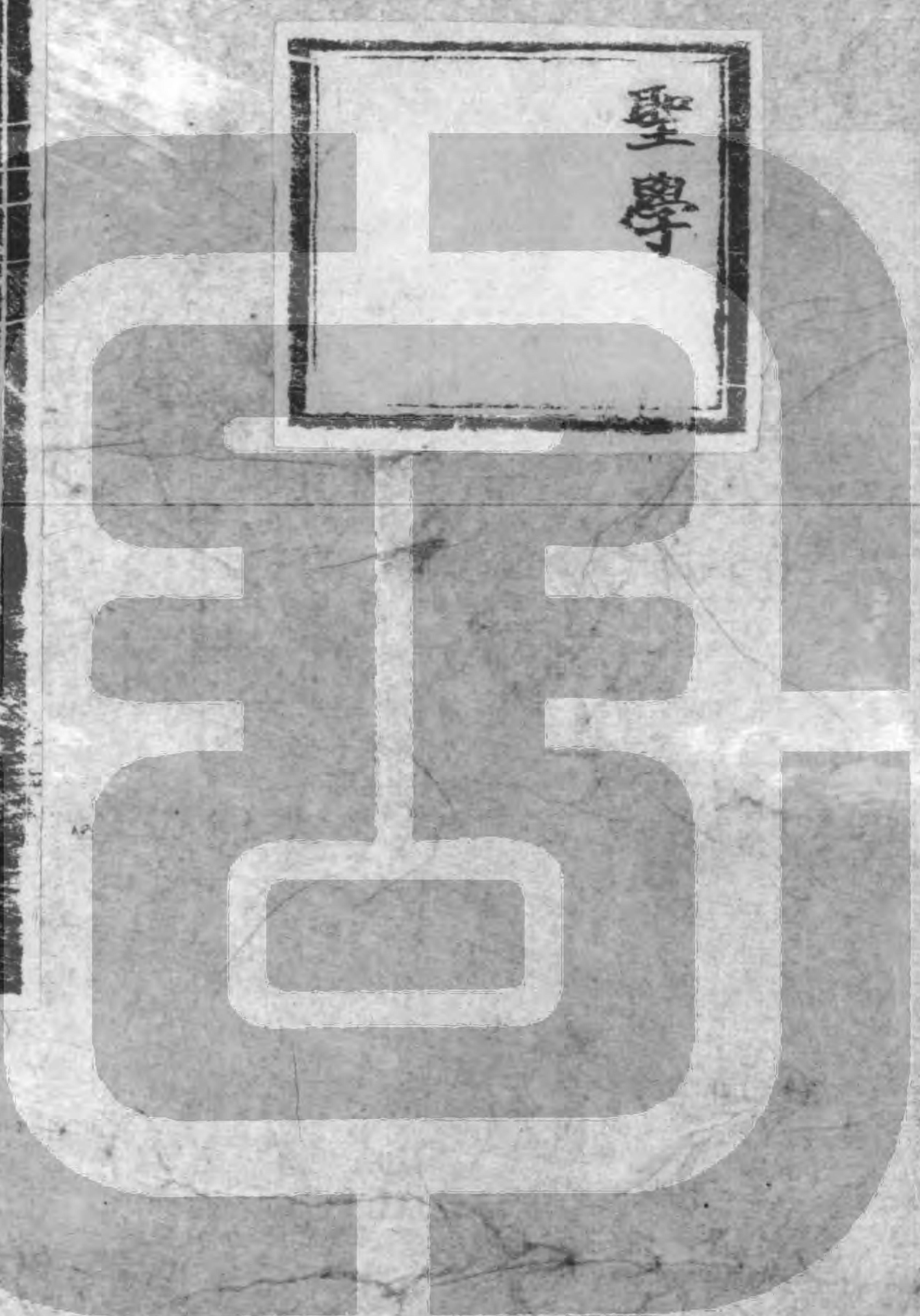


6244  
:4

聖學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

聖學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

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東漢和帝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垂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明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崇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焉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府。道入侍講。

永元十一年。中散大夫魯丕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謬謬。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十五年。鄧太后臨朝。尚書郎樊準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孝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

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享射札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矍相之國。蓋此也。又  
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  
鄉里。或豐衣博帶。徒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廡。故朝多  
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兒也。音步河反。書。每譙會則譙難術。  
行。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也。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智王大車  
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  
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寒之忠。  
習談說之辭。談說。謂諸書也。習。謂前書也。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  
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右性好黃老。

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  
寵進儒雅。有如孝官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  
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  
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  
道。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司馬師上書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  
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器則顯。頊受學於綠  
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  
夫。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  
問之義。使誦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甘露元年。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

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固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錄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歿。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注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此包羲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乎。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美。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誨。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恩。次及四岳舉繇。帝又曰。夫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而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而峻對曰。惟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繇。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繇在下。曰。虞舜。帝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

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側陋。然後薦舜。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問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反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遠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脩何政。而外服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之皇。五帝之時。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教化薄厚不同。將至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時上賜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

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顓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有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王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顓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斯。然後能受命創業。至於階綠前緒。興復舊績。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聖賢之分。所覺懸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校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於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克復禹績。

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罔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顓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雋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大雅。少康功美。過於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浞讒慝。不德于民。澆醴無親。內外棄之。以此有國。蓋

亦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衆。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祖多。語實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勲。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威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闕。故勲美闕而罔載。惟有伍員祖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羣臣咸悅服。中書令松進曰。少康之事。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下既無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

垂于後。帝曰。吾學不博。所聞淺狹。俗懼於所諱。未獲其宜。縱有可采。億則屢中。又不足貴。無乃致於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唐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古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蠶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為美。是以蘇秦剗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飾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太宗又謂房玄齡曰。為人必須學問。朕往為羣兒。未定東西征討。躬親戎事。不暇讀書。比來四海安靜。身處殿堂。不能自執書卷。使人讀而聽之。君臣父子政教之道。具在書內。古人云。不學面墻。莅事惟煩。不徒言也。却思少小時行事。大覺非也。



太宗又詔羣下曰朕比尋討經中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傳哉前  
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顛項  
學祿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賈學西王國湯學成子伯文王  
學子斯武王學郭對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  
名譽不傳乎載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傳安  
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  
能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唐高宗顯慶元年立子弘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率更令  
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  
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聚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  
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黜凶悖之迹不存視聽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孔子稱不學禮無以立請改受禮  
太子曰善

穆宗嘗坐延英與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鄭覃論詩工否覃  
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風  
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  
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  
亂章什譏譏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  
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  
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  
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一  
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以之

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認於是非。非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先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穆宗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宋仁宗慶曆四年。趙師民上勸講。咸曰。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謹微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仁之珍。茲惟國寶。天下有帝。体元初制。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中為市。又美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壽而于文章。禮施樂。以副皇墳。而由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

諧羣情。自天降祥。我民既康。不觀于經。懼先猷之寢忘。四夷放命。有嚴誓令。不觀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為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寔陋。而畧愚儒之淺昧。先師之教。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侮。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際。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世主之御國。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於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觀其書。可以効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觀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羣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賡襄雅興。不足以興嗜欲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迪添厚。不足以立

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上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而擇其語。可以觀道。可以行仁。可以對萬物。可以臨死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諸。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福。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寢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伏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羣儒前稱。制以決桑。軋之后。來自幽陵。東髮右衽。斯文有承。金陵之君。遊于齊。商雖則講習。其文已弊。李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僻羣小。儒風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大祖。神武披攘。親駕辟雍。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三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以商。以延儒服。西臨通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頃於茲而講肄。帝主甚明。天章不祕。願以議道。願以出

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師民。又嘗講詩。如彼泉源。奏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黜正。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故以喻政。此于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謹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為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為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舍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為優。他日

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盡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曰。臣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福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陛下承祖繼宗。體堯蹈舜。睿聖仁厚。固四海稱頌之不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慮夕思。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耳。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盡言不諱。公講治不諱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讀。無隱諱。至於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聖日昭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夫帝王文章。夫子翰墨。真圖書之

祕寶。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官官近戚之家。碑名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或仰覲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謂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陛之崇。祕奎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絕倖望。上下之理。從而益明。朝廷中外。莫大幸也。二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罪之至。

仁宗時。王拱辰為學士承旨。帝於通英閣置太玄經。著草頤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

英宗即位。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兼侍讀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觀講筵所告報。依乾興年故事。講論語讀史記。續奉聖旨。直學未奉。臣聞傳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然則學者。帝王之首務。不可忽也。况今陛下初臨大寶。

所宜朝夕延訪群臣講求先王之至道。覽觀前世之成敗。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為辭。如此使下情何以上通。四方何以觀望。殆非所以廣聰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前降聖旨。每日開講進。

治平元年。光又奏曰。臣伏觀講進所告報奉聖旨。自九月初五日。後。遂日開講進。至重陽節。住講。候將來開春。別選日開講進。臣竊以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常開講進。近歲因聖体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銳精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為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備外飾而已。群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錫賚而已。若果如此。臣竊為朝廷羞之。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勸宗室使之向學。儻陛下不以身先

之。則宗室安肯奉詔哉。臣愚以為陛下若別有所為。未暇開講。則且俟他時。亦未為晚。若既開講。則恐數日之間。未宜遽罷。

光又奏曰。臣伏觀經筵講說論語將畢。竊以尚書者。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為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陛下新承大統。留意萬機。欲求楷模。莫盛於此。臣不勝區區。欲望陛下更以聖意裁酌。將未論語既畢。令講說尚一首。

二年。光又上乞經筵訪問。疏曰。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群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猝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愧怍。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群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若皆

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列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間。起居注韓維上言曰。臣幸得以史官侍左右。記言動。竊見每開通英閣。召近臣講讀經史。陛下未嘗一發德音有所詢問。遂使執經者不得極其說。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莫不俛默有不自得之意。臣竊惑之。臣聞傳說有言。王人求多聞。惟以達事。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治天下者。必先於建事。欲建事者。莫重於師古。欲師古者。莫急於求多聞。然則今之所謂講筵者。陛下之所以求多聞也。堯舜聖帝。必先稽古。三代令王。皆有師傅之官。坐論道義。爾後德薄。不能如古。然至於欲治之主。亦莫不以此為急。漢高祖初得

天下。感陸賁之言。知不可以馬上治之。每奏新語。篇篇稱善。光武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降以溫顏。與之討論經義。此數君者。豈樂勤苦而徇虛名哉。誠以治天下之要。莫不出此。故功業隆於當時。聲名流於後世。非其幸也。其道以致之也。朝廷自宰相以及羣司。率以職事進退。所言皆目前常務。而又迫景畧。未得詳盡其理。通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究禍敗之源。起而行之。則上可以為堯舜三代之君。下猶不失為漢高光武。唐太宗也。然非從容降接。則無以盡臣下之情。非往復研究。則無以見聖人之真。非力而行之。則不足以追前古之治。陛下於此三者。似未盡之。此臣所以不得不竊也。至於群

臣亦皆惑之。議者以為陛下嚮在亮陰。惟于咨決政事。有不得已而言耳。其餘可得而略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王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終。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慄懇激之至。

張方平上言曰。聖王有一日。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繁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政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舜。臣又稱禹稷。是迂儒拘生之論。非適時濟用者也。伏以唐氏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詳矣。朝廷立國之紀典刑制度。自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薦乙夜之親程。廣觀文之典學。欲乞今後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間錄一兩條上進。伏乞萬機之暇。特賜開覽。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

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事之書也。

神宗初。詔侍臣講讀。監察御史唐石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

熙寧元年。右正言供諫職孫覺以誦人主有高世之資。求治之意。在成之以學。上奏曰。臣聞人主患無世之資。有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有其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然此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以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為不足為。若此者。必無成。登朝晏罷。選用群臣。孜孜而不懈者。求治之苦心也。然或蔽於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此者。雖安易危。雖強易弱。可以偷安於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為好

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暗九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於道德性命之學。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於學。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姿。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為未者。竊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於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特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虛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強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

二年。監察御史裏行程灝上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成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未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無復廉恥。



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之風未孚而為誠忠厚之教尚養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正一作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知明州陳襄被召修起居注。進誠明說曰。臣竊以帝王之德莫大於務學。學莫大於根誠明之性。而蹈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有為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中。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先得乎誠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於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者。必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可為之謂也。情偽者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

於不聞不覩之際。此之謂慎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已則化。化而不已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為也。誠之者。為則其為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諭。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為之者。故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也。是之謂誠明之學。伏望留神聖覽。

通判越州曾鞏上言曰。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切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羣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眾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羣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

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羣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明智大畧。固將比跡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效二臣之卑近。伏惟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德。聰明睿智。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跡唐虞之志。此非羣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有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灾。在人則有飢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

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為。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

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務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為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

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為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自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也。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物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絕而不省。故以孔子之

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之近効。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

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冬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積之。以至於從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厲天下之士。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諳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甚無補。而風俗紀綱。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

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元豐間。鞏知福州。又上言曰。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顏色。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卿。德刑闔門。嬪御備官。不淫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食菲衣綉。務遵節儉。臺卑園小。無所增飾。近習無便嬖。左右無私謁。未嘗出遊。幸未嘗從。攻漁。其於憂憫元元。勤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盡於纖芥。晝而訪問。至於日昃。夕而省覽。至於夜多。每群臣進見。接之禮薦。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畧。必中事統。善訓嘉謨。可為世則者。傳聞下土。雖

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衆庶。非可闕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闊遠。則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震動。羣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憂勞惕勵。無懈須臾。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愚臣孤陋。熙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學。達。△有十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資。有君人之大德。與出於數千載之大志。又有能行之効。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願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為學。獻於陛下。何也。

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官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禮。孟子在商。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傳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夫以孔子之聖。必至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傳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楊子曰。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聖賢之為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

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為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

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解倦。其折衷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資。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特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蓄。誠以陛下之樂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必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繇是歛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

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蒙恩賜對。不敢毛舉叢細之常務。而於國家之體。冒言其遠且大者。此臣所以愛君區區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元豐八年。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哲宗孝經指解奏曰。臣竊惟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學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辭也。在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恭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緒。雖年在幼冲。而執喪臨朝。率禮弗越。體貌尊嚴。舉止安重。顛顛叩叩。有老成之德。華夷瞻仰。無不愛戴。此乃聖性自然。不聞亦式。實天祐皇家。宗廟社稷。生民之盛福也。然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儻復資學問以成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何遠之有。伏見近降聖旨。過冬至開講筵。臣竊以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始於事親。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誠為衆所宜先也。臣鄉

不自揆。嘗撰古文孝經指解。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遺失不存。今別繕寫為一冊上進。伏乞聖明少賜省覽。

侍御史劉摯上奏曰。右臣竊以聖人之德。其聰睿神智。固天性之所自有。然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孟子亦謂人皆有是四端。猶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在乎充之而已。苟不充之。將失其本然。則性雖聖人。方其始也。學問以達之範圍以成之者。其可少哉。昔者周成王幼冲踐祚。其師保之臣。傳之德誼道之訓教者。周公召公太公。其人也。夫左右之人。既如此。則成王雖幼。其耳目所入。蓋無有不正者矣。我仁宗之初。亦以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馮元孫奭為侍講。惟茲數人。皆名儒宿德。極天下之選。是時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每於雙日。召使入侍。講說經典。或讀祖宗故事。成明之政。慶澤無窮。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成之

善。而又上有太皇太后陛下之至仁。百子德。保護開佑。所以成就者。罔不備至矣。然方春秋鼎盛。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事是接。所以起善養源。保微慎始。尊德美而長智習。致廣大而熙光明。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其可不慎擇也哉。伏見無侍讀給事中陸佃蔡卞。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業則未試。語公望則素輕。使在此官。眾謂非宜。伏請罷其兼職。以允公議。仍欲望聖慈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通經術有行義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遇非聽政之日。便殿燕坐。時賜延對。使之執經誦說。陳天下之義理。古今君臣父子之道。以廣睿志。仰副善繼求治之意。臣不勝愚款。

神宗時。王安國上師友策曰。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



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况士大夫守宗廟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况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猶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悃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誦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効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夫以四海九州之巨。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誦乎戰國之俗。雖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湮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効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哲宗元祐元年。崇政殿說書程頤上宣仁皇后書曰。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于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己之

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以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確。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朴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照鑒。臣自惟至愚。若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

効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

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六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應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去六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宗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弥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蒸。使盡耳充。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

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吳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虞崇高之侈。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閉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需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八獨對與衆見

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初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導。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疑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

大臣動虞有失。傍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管管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聖知。以朝廷之太人主之尊。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且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所以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

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惟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獨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臣愚無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願又奏曰。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切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入。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

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己。况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迺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勞時。名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迺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果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待。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

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道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中。間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啻有為陛下極陳輔養人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願又奏曰。臣昨日上殿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滯懇辭遜。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竊以知人則哲。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於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謹哉。臣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

為不誤。臣之受命為無愧。所言而非是。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其一日。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官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

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法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六。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敬愛。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大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既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官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

器玩皆須質朴。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堂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恃。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二年。願又乞遇六參日。許講讀官上殿。奏曰。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固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米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欲旦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踈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間。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唯有益人主。在勸講之臣。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

聖學

宋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尚書孝經解。奏曰。臣伏以皇帝陛下。間日御通英閣。令講官講尚書。又閣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臣今輒於尚書諸篇中。節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錄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錄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古求治之意。臣伏讀尚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實為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通英。延訪

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尚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轉於尚書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宜於重複。溫故者。凡十篇錄進。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觀。

堯典堯之聖德。蕩蕩難名。而此篇極簡要。亦仲尼舉宏綱。撮機要之理。如篇之所載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命羲和。典掌四時。使民務農。利用厚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斯皆後世聖帝明王所宜祖述而模範之。臨文而三復之。故摘其目以敘之。

舜典虞舜之德。重華協帝。故列于二典。後世作者。雖三王之盛。不可及矣。篇之所載。命禹作司空而下。至於四岳十二牧。官得其人。庶績咸治。流放共工。驩。竇。三苗。殛鯀。四凶人而天下咸服。

故曰。舜有大功二十。茲所以重華協帝。

大禹謨。禹稷皋陶共事。舜帝君臣同寅。咸有一德。故夫厥謨。咸厥功。曰。兪。曰。都。乃君唱。臣和之美。其謨則有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罔遊于逸。罔滛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咈百姓。以從己欲。斯皆上下交儆。以成聖功。舜禹之所以為聖帝明王。以此皋陶謨。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臣以舜禹之時。君臣謨議之。協恭。後王所宜為法。

益稷。此篇所載。禹戒舜曰。慎乃在位。帝曰。兪。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帝庸作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兪。臣謂斯言可為

深戒。

伊訓篇云。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以尹之斯言。愛其君忠於國。可謂至矣。有臣如此。時君固當尊禮其人。信受其訓。

洪範。天地之大法。其類有九。而敬用五事。白貌言視聽思。蓋乃人君尤當慎思之。蓋人君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為法。不可不慎也。故臣以此篇五事為重。

無逸。此篇周公以戒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故成王服其訓戒。乃為令王。至唐開元中。作無逸圖。置於禁中。出入省覽。以為龜鑑。臣亦嘗錄此篇為圖。以進。以

助聖覽。伏望曲留睿意。

立政。周公告于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蓋有天下國家所切者。任人得賢。則治。非賢則亂。

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或庶官。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稽古。建官為治之本。後之帝王。所宜詳慎。

孝經圖。臣以官忝師保。得侍通英。伏觀閣中有仁祖命學士蔡襄所書孝經圖。張於南壁。以便觀覽。有以見仁祖孝德在躬。推廣以及天下。恭以皇帝陛下。天資聖德。行在孝經。嘗聞令講官備

錄經義進於禁中。臣以伏望陛下日省而時思之。

彥博又進尚書二典儀劄子曰。臣伏觀尚書序曰。仲尼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所以堯舜二典為書之首篇。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軌範。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堯舜二典並云曰。若稽古帝堯。帝舜。以謂二帝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乃知人主之聖。必由稽古。恭惟皇帝陛下。日御經筵。集講官說尚書。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垂意於安天下之安。天下之幸甚。臣以衰殘忝位保傅。得侍經閣。為幸已深。又不自揆。輒於二典之中。采掇事義。教條兼以訓傳。或理有切近。治體亦以愚短之議附之。庶幾粗有所補。夫以齊之霸國。而孟軻陳堯舜之道於齊王之前。欲勉進之。今臣遭堯舜之時。陳堯舜之道。固其宜矣。臣愚不勝區區之誠。謹錄以上進。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隅夷。日暘。

谷。平秩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分命和仲。宅

西。日昧谷。平秩西成。申命和叔。宅朔方。平在朔易。

臣按帝堯上以敬順天命。下以恭授人時。使此羲和氏之四人。各居其方。以布四時之令。春序其農。壽興作之功。夏致其生物。化育之事。秋秩其百穀。收成之宜。冬祭其一歲豐儉之實。吏久於職。官修其方。民變時雍。庶績咸治。帝乃命舜。歷試諸難。

舜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曰。咨。四岳。有

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

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

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帝曰。疇若予工。兪

曰垂哉帝曰俞咨垂爾作共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帝曰曩命汝典樂教胄子。帝曰咨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汝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臣按舜既紹堯熙帝之載。以謂治天下者。必先任人。人有善惡。必先審知。故曰。在知人。在安民。故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苟不知人。則賢愚善惡混淆。不分。蓋善惡不可並用。惡人道長。則善人道消。當須屏去姦惡。可以登用善良。故其始也。先去四凶。而天下服。然後咨詢岳牧。而用禹稷皋夔。而下二十有二人。天下大治。又命龍作納言。戒勅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

朕師。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讒邪之人。專在譖毀善良。舜深疾之。納言。喉舌之官。出納王命。必在忠信。故舜受命而切戒之。隋唐以來。納言之名不改。隸門下省。至於本朝。頗循唐制。以待中為門下省官長。侍郎為貳。並為執政官。所選益重。必協無論。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陟幽明。古之任官。必在於久。久則有功。可以考其績効。故先朝之法。省寺監官。並以三年為任。循古之義法也。義當遵守。如其藉才不次任用。則難拘常制。臣學術荒淺。不足以發明。但以狂言聖擇。冀有少補。

彥博又進漢唐故事疏曰。臣近者竊聞聖旨。令經筵官。間日進漢唐故事各一件。以備御覽。有以見聖德稽古求理之切。臣忝預經筵。因當粗有裨補。輒亦於漢唐史中。節錄得數事。繕寫進呈。伏望聖慈采覽。

漢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使  
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絺綌。惟  
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豐實。與  
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至刑措。嗚呼仁哉。

漢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  
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近述孝文皇帝  
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草

鳥。師古曰。革。生皮也。韋。言倫。率也。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師古曰。莞。今謂之慈蒲。以莞蒲為席。尚質也。兵

木為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采也。言

集上書囊以為殿幃。師古曰。集。謂合衆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

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也。

漢丞相王嘉上疏言。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畏子孫。以官為倉氏  
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  
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  
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舉劾過於所察之儻。吏或居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  
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人慢易之。或至上書章下。其下

之。令理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小失意。則有離判之心。

漢宣帝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  
罔。乃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效。輒以重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  
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是故。漢

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臣近曾上言。乞刺史縣令須滿三年一替。及尚書吏戶刑三部

郎官職務尤重。須令久任。此皆治古之法。兼先朝亦不令遽遷。

漢賈誼云。今民賣僮者。謂淳曰。僮。為之繡衣絲履。編諸緣。

以作履緣。師古曰。編。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標內之關中。實

領者也。古謂之車馬。其上也。為乘車及騎。德之象也。關中。實

婢。賣。奴。是古天子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縵。音。美。謂以。編。諸。縵。者。刺。為。象。文。是古天子之

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師古曰。縵。謂。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

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妻妾。緣其履。師古曰。縵。此臣所謂婢也。夫

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故其亡為甚

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

天下。寧。不。為。大耳。如淳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無。事。也。

之。至。胃。上。也。師古曰。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臣近曾上章。以風俗僭侈。乞檢舉制度。使上下不僭侈。務節儉。

蓋富民之本。在於節儉。民富矣。君孰與不足。致太平之風。無出

此道。雖聞已有施行。更望聖慈垂意。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

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

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

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言夫為人君。若不憂

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唐太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

著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唐史論魏徵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救過弼違。能近取譬。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倖。中不私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在徵本傳。可為萬代王者法。

唐明皇先天元年。大獵于渭川。侍中魏知古獻詩一篇曰。常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来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武功揚。奔走未及反。翻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石在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監齊楚。仁恩念禹湯。咸熙諒在宥。亨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明皇嘉之。手制詔曰。夫詩者志之所之。以寫心懷。實可編翰人主。是故揚

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朕頃自溫泉。觀省風俗。時因夏景。掩渭而政。方開一面之羅。或示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卿遂有箴規。正予不迨。自非誠款。夙著孰能繼於此耶。賜物五十段。

唐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明皇平定而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宰相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環宇高



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我欲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幼。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既虛心履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

臣恭以仁宗皇帝聖德勤儉。因御前親試進士。以無逸為元龜。為賦題。乃知聖意所存深遠。

盧懷慎景龍中上疏。其一日。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尚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

伍之。取我衣冠而緒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才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宰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為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虛空。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為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此賈誼所謂蹠齧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為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齧而已哉。漢宣帝

總覈名實。與理至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義。又古之為吏。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以上許遷。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關。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三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進經書要言奏曰。臣近於通英閣進講。嘗指陳尚書要切之語。望陛下因習筆札書之。以置座右。臣退而伏思古之人。君雖在閭燕之中。出入起居。必存儆戒。左右前後。動有箴規。所以正心脩身。自強於德。以舜之聖。而益戒之曰。罔失法度。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禹戒之曰。無若丹朱傲。湯有盤銘。武王於席之四端。為銘於几。杖為銘於衣帶。為銘於履屨。為銘於觴豆。為銘於戶牖。為銘。舜湯武王其自修如此。而況於後世之君子乎。今陛下纂承累聖。日勤問學。若於翰墨之際。不出聖人之經。略舉要言。以為明鑒。置之左右。朝夕觀省。與夫舜禹之戒。湯武之銘。其揆一也。臣職在勸諫。無補毫分。苟有愚見。不敢不盡。謹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以備聖札。所冀陛下手書之。目視之。心存之。庶可以少助進德之萬一。臣不勝拳拳之愚。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古文孝經說。奏曰。臣伏觀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臣職勸諫。雖不足以跂望前人。髮髯然區區忠益。敢不盡愚。竊以聖人之行。莫

先於孝。書先於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即唐明皇所注十八卷。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為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為古文指解一卷。表上之。臣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為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闡者覽。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羣經之首。萬行之宗。儻留聖心。則天下幸甚。其古文孝經疏。謹繕寫為一冊上進。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之至。

祖禹又進勸學疏曰。臣不侍經席。已踰兩月。陛下深居簡燕。聖學日動。然臣等無由罄竭愚短。補助萬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今臣之愚竊欲陛下以學為急。故敢略陳一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惟陛下留聽。臣聞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揚雄曰。學之為

皇皇。其已久矣。夫學者所以學治天下。主者之事也。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皆汲汲於學。仲尼雖聖。亦皇皇有所不暇。此聖人所以不可及也。後世繼体守文之君。生而驕逸。不能務學。忘其祖宗之艱難。累世之勤勞。徒見天下無事。以為禍亂無從而生。或荒耽于酒。或盤于遊畋。或窮奢極侈。或輕用民力。諂諛日親。忠正日踈。人心離貳。遂亡其國。其所行之迹。後世視以為戒。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故也。天下治亂。皆繫於人君之心。君心正。則朝廷萬事無不正。故天地順而嘉應降。陰陽和而風雨時。古者三公太師太傅太保。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他術焉。惟正君心而已。保保其身體。傳傳其德義。師道之教訓。皆所以正君心也。如欲心正。未有不由稽古好學而能致也。臣竊考之前世。揆之當今。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

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四方。創業垂統。日不暇給。然而晚年尤好讀書。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陛下試思太祖此言。宰相既用讀書人。則自餘執政侍從之臣。臺諫之職。必皆文學之士。然後可用。外至州縣。亦必由進士出身。乃可委以親民刑獄之任。是朝廷之士。皆不可以無學也。然則天子豈可以獨不知學乎。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年老無他欲。但喜讀書。用鑒古今成敗耳。真宗之時。益修太宗之業。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問學未嘗少廢。今邇英講讀。乃仁祖之成規也。英宗神宗。皆遵守仁宗之法。稽古好學。陛下所知。不幸先帝早薨。四海累聖。已成之業。任大守重。傳付陛下。陛下嗣位。于今四年。幸賴太皇太后以至仁盛德。母臨天下。陛下垂拱無為。海內晏然。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為急也。陛下今日學與不

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專於為義。小人專於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凡人進學。莫不在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進升。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之專也。臣竊為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為急。則天下幸甚。論語記聖人言之之要。修身治國之道。無不在焉。尚書言帝王政事。人君之規範也。論語雖已講畢。望陛下更加詳熟。尚書未講者。亦望陛下先熟其文。臣等以次講解及之。則陛下聖意已先有得矣。臣不勝拳拳之愚。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曰。臣竊以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

孔子之大訓。陛下嗣守祖宗鴻業。方以孝治天下。二書所宜朝夕觀省。以益聖德。昔仁宗皇帝初建通英閣。即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之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亦令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為法。今通英閣止書圖序于屏間。而無逸孝經二圖不復張列。臣欲乞指揮所司檢尋如舊圖尚在。乞置之左右。如已不存。則乞特命侍臣善書者書之。其蔡襄所書圖序。從來置在御坐之後。昨因脩展通英閣。方徹去。却書于屏間。此圖乃祖宗舊物。臣竊惜之。伏乞依舊張掛二圖。並列如仁宗朝故事。以彰陛下欽明稽古。仰遵先烈之意。

祖禹又進尚書說命講義。奏曰。臣等近進講尚書說命。竊以為吾治

天下國家。欽天稽古。修身務學。任賢立政。至言要道。備在此書。誠能法之。可為堯舜。昔太宗皇帝嘗曰。尚書王言。治世之道。說命最備。特詔孫奭講此三篇。伏望陛下詳覽深思。必有啓迪聖學之益。臣等雖罄竭謏聞。講解于前。謹輒記錄所言。編寫成冊。以備尋繹。或賜顧問。庶幾少助聰明之萬一。其說命講義三冊。謹具上進。

五年。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又乞常觀圖史。上奏曰。臣伏見仁宗皇帝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臣竊以古之帝王。常觀圖史。以自戒。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為圖鑒古。不忘箴儆。以養聖心。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如目觀之。二圖皆帝頒賜臣僚。禁中必有本。臣願陛下以永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美惡之迹。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唯有所戒勸。易於記

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

元祐四年。中書舍人彭汝礪上奏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深思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臣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學問為先務。其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詩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史佚。實存左右前後。伯禽唐對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為學士者十八人。如房玄齡杜如晦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討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間燕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為同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內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為之愈也。

汝礪又奏曰。臣聞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謹其始。其始正。無所為而不為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正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深淺也。近侍進讀。儒臣勸講。見聞可謂甚博。若艾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夫學者非徒出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誦說。陛下能昭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為名而已。是為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欤。其使令者。其誰乎。其婦人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

輔成聖德者或朱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廁於其間。間宴與俱。言動使相接焉。簡上下之分勢。蓋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焉。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堯舜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

汝礪又論人主盡道在修身。修身在正學。奏曰。臣聞之。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堯舜之治至矣。上達日月星辰。旁施草木蟲魚。幽格鬼神。外薄四海。遠及于萬世。其原則修身而已。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本末施設次序。可謂彰明較著。而自漢唐千數百年。有為者衆。而終不能窺其髣髴。非聖人而為終不可

及。蓋後世為之不至而已。以區區千里之齊。其君蓋不過中人。孟子之為臣。非其道不陳於前。故其言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教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欺乎哉。修身無他。在乎學而已。大學之道。始於誠意正心。終於治天下。蓋古人以天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國而已。以一國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家而已。以一家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身而已。又以一身為不可勝治。故所治者一心而已。心正故身正。身正故無所不正。此其守善約而其施甚博。其源甚近。而其流甚遠。其事甚難。而其理甚易。然心至微者也。至危者也。古人譬之繫水焉。正錯勿動。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須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乎上。則不足以得夫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至虛而能受。至神而甚察。苟有蔽之。則有不能別黑白矣。蔽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

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功利之言入。則取與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恭惟陛下。聖學所得固自拔於世俗之表。惟加之意而已。敷求碩德。以侑勸講。容納正言。以聞過聞。思之至于謹。辨之至于明。問之至于博。積之以漸。要之以久。持之以不倦。行之至于不已。其本正矣。事至而不惑。物來而能名。回環而觀。惟陛下所欲為而已。二帝三王之盛。蓋不跋而至也。詩云。俾爾彌尔性。似先公曾矣。性。人所有也。蓋有不能充而成之者。又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光明。性所有也。緝之熙之。在學而已。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學莫如師古。又曰。念終始典于學。言學之不可一日已也。臣愚亡識。惟陛下幸察。

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乞召講官詢訪以進聖學奏曰。臣聞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周頌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由此言之。聖

人未有不學而至于道也。恭惟皇帝陛下。生知之性。天縱之聖。聰明睿智。與日增新。然而正當孔子志學之年。成王緝熙之日。彊勉學問。則可以大就堯舜之德矣。臣愚乞陛下每五日一次退朝之後。清閑之燕。召講官于便殿。親發聖問。詢訪人君之所先務。古今之治亂。可以為法。可以為戒者。三五事。同召執政大臣坐而論道。自來年正月為始。如此。則聖學日進。君道日隆。堯舜之德。不難至矣。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日勸皇帝陛下。專心聖道。以致盛德。

五年。御史中丞梁燾論進學之時不可失。上奏曰。臣聞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故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古之聖人。未有不以修身而為本者也。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者。自明其德。脩身之謂也。九族既睦。



者。家齊之謂也。百姓昭明者。國治之謂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者。天下和平之謂也。其始則正心誠意。而不出方寸之間。其終則德業滂洋。而遍滿天下。是聖人之道。所持者約。而所致者廣也。有天下者。能知盡心。致力於此。而後可以奉天享國矣。文明德者。孰先而能焉。必曰學而已矣。禮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以此知雖天子之尊。而能成聖者。其必由學乎。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蓋事不稽古。後政則迷。是君人者。不可以無學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迪于茲。道積于厥躬。蓋學之在身。非一日而致。由積善以成之。是學。一時不可以失也。恭惟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聖。此其時也。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勸講。進讀之臣。使從容以復治亂之事。克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

聖問再三詢考。使聖心曉然無疑。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聖意。無忽。臣又願陛下萬機之暇。留思經筵。講讀群臣所論之事。以考政事之從違得失。以裨皇帝陛下之聰明。屏遠聲色。道次不忘古訓。博厚高明。與天地並德。臣不勝拳拳懇切之至。

熹又上宣仁皇后劄子曰。臣恭惟陛下。以大公至正之心。保護皇帝。周密嚴謹。委曲纖悉。起居寢食之間。無不留神而注意。如天地久於其道。無一日之或怠也。誠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天下矣。陛下鍾愛皇帝如此其至。然而特為其愛之小者。非所謂大愛也。所謂大愛者。在成其聖德也。成聖德者。其必由學也。仰惟陛下之聰明。非不知其大愛之。以成德。而獨以為皇帝冲眇而未暇學乎。今皇帝聖年十五。齒亦已長矣。自古人君遠則十五而冠。冠者。謂有成人之道。在成人則為童子。在天子則為成人。何也。謂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

理焉。故必責善而進之以成人。是以古之學者十五入大學。謂七八之數。陰陽備而志明。可以學矣。志已明。則當識其至善而遠其所不善。故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清明在躬。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則不可以不學也。以天子成人之道。望焉。則不可以多暇也。伏願陛下當天春布德之元。主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卓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遴選茂俊之人。以誘掖講說。審擇謹厚之人。以輔視興寢。服勤道義。為聰明睿知之德。踈遠紆華。為康寧壽考之寶。習之既久。乃如自然。至若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神之望。不貽宸衷宵旰之憂。協成靜治。為太平之真主焉。然則陛下他日退託深宮。遠辟自處。保護之慈。有始有卒。佑我大宋萬世無疆之休。而功德於此足矣。誠清衷素所屬念者。臣敢妄論以發之。亦惟陛下亟行而無疑。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

非獨臣之幸。乃天下之幸。臣不勝惓惓。

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守禮部尚書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奏曰。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革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

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顏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龜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曾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未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善。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必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知河中府范百祿論黃帝堯舜養生禔身之道。上奏曰。臣伏以陛下留心大學之道。日就月將。淵源精微。積善成聖。以至於高明光大。盡所不通。此乃宗廟社稷之休。天地元元之福。而太皇太后豐功盛德。

也。臣千載之遇。實與四方生靈同茲慶幸。然臣區區管窺。猶願有所獻焉者。誠以為聖主之學。詩書禮樂之大道。德仁義之實。與夫一祖五宗之典法。謨訓。英謀睿烈。既日陳於前。而飡聞於上。然猶有不可一日而離者。蓋又有黃帝堯舜之道存焉。人主欲尊其慕尚。必行三聖人之道。儻未知師三聖人之所以養生禔身。以永保天下生民之福。以長固國家無窮之休。則何以致行三聖人之遺心。餘積也哉。凡三聖人所以養生禔身之要。布在方冊。詩書周易傳記百家。燦然備載。皆可參考。臣願詔經筵。講讀官。討論採掇。自古黃帝堯舜以來。帝王養生禔身可法之言。可行之事。於雙日所進。故實內時。以一二上資聖覽。或意義有所未顯。亦宜雍容敷繹。以聞。願陛下觀其所以致福壽康寧之術。取法而行之。覽其反此而致不善者。規警而戒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易頤之象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

食。言語猶節。而况其餘乎。臣竊思匹夫之慮。不足以爲陛下至計。方出守外郡。遠去闕庭。臣子之心。不勝悃悃。伏惟留神省察。

紹聖元年。曾肇乞選端良博古之士。以參諷議。奏曰。臣聞玉雖美。非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非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實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充。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爲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遴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

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宴見。或論往古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導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畿微。時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啓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集賢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其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爲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遴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竭。於此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礱。日累月積。循習

既各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與夫深處法官之中。親近執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唯陛下留意毋忽。哲宗時。起居舍人王巖叟因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未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

侍讀蘇頌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奏曰。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以稽考古道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觀國朝號令風采。超邁百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制。大抵沿襲唐舊。其

間或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唐之事迹。紛綸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善者可以為規。獲惡者可以為商鑒。往在慶曆之初。仁宗皇帝因臣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日進五條。曾未暮歲。省閱迨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機。治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邇英講讀經史。內則臣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以溢齋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怠。故敢復僭越而盡言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易考。所宜宸扆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慶曆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事。與夫羣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敷事。清燕之間。特賜覽觀。所冀螢燭未光。增輝日月。臣不勝惓惓之願。

李薦上論曰。臣聞劾一官可謂卑矣。古之人必曰。學而優則仕。治一邑可謂微矣。古之人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子使漆雕開信曰。吾斯之未能信。蓋以學之弗優。不敢劾官。尹何為邑。子產以為未聞政學。蓋以學而後從政。乃可治邑。彼子路使子羔宰費。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子路復曰。有人民社稷以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惡其侮夫。劾官治邑。必由學而後可。况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乎。一日二日萬機。何以俾有條而不紊。萬邦有衆。何以俾樂推而不厭。一言其幾。與喪繫之。好惡所示。靡然成俗。如之何。俾百工熙哉。庶事康哉。嗚呼。為君實難。可不學歟。乾之九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古之聖君任賢。所以能不貳。去邪。所以能不疑。作福。所以能賞善。作威。所以能罰惡。蓋以聖人之道。折衷之。斷然哲矣。所以能折衷聖人之道者。由其中有學問以為之主也。高宗既舊。學於甘盤。

復師資於傳說。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爾文修于罔。予燕于惟克。邁乃訓。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商之高宗。成王席文王之大謨。繼武王之烈。觀其好學之誠意。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可謂勤矣。此所以為周之成王。於皇有宋。本支百世。世有哲王。故天縱陛下之聖德。溫文日就。天誘陛下之宸衷。睿智夙成。仁愛孝恭。出於天性。是皆主知天。毓受道之質矣。重念承平。累聖之業。御茲九有之師。欲致乎治。必先乎學。學也者。致治之道也。古之聖賢。不可得而見矣。其言具載方冊。要之皆王者事爾。人臣學之。期以致君。人君學之。自致其治。以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矣。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為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通達神合德。使天下之時常為泰。而無至于

否。常為晉而無至于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大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詩之名。各辨其實。未敢誣也。臣願學詩則為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為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於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始善終。詳天地之裁。祥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而罰罪。常為知孔子者。無為罪孔子者。大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畧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鶩。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魏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

際。煥乎其有文章矣。陛下又當發揮孔孟之正道。鋤雜百家之邪說。在疊疊而已。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惟陛下不倦以終之。則日進無疆。聖益聖矣。天下幸甚。伏惟陛下有聖人之材。而居聖人之位。能進聖人之學。以充聖人之道。則功利天地。澤及萬世。可侔德商宗周成矣。雖然。陛下有好學之誠。而無進學之說。陛下有望道之意。而無明道之人。則或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故陪卿之列。賓師之選。不可不慎。臣願不可與迂儒共學。迂儒好為太高不經之論。將使陛下畏道之難行。或自畫矣。不可與佞儒共學。佞儒好為苟合過情之譽。將使陛下志滿假而輕道術。或自聖矣。願陛下妙選忠義。正直博學守道之士。以備顧問。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適道正而為利博。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七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田



書

